

早知如此，當初就不要說大話！

在室內網球場裡，洛華思累得氣喘吁吁，右手又腫又痛，明天就要跟莫卓剛來場正面對決了，老實說，她連零點一毫克的自信都沒有。

但她還能怎麼辦？

除了更努力練習外，她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別的辦法，可以拿來說服那個難搞的公子哥。有錢人脾氣都超怪，他到底吃什麼東西長大？不是五穀雜糧吧。

看著自己紅腫的右手臂，她一邊喘著氣，一邊不斷對著牆壁一次又一次揮拍練習。

她不怪他給自己出難題，自己來這裡教他法文，目的是為了賺錢，而他父親則是希望兒子多會一種語言，但他這個「主角」被迫學習自己根本不感興趣的語文，當然意興闌珊。

再加上，他父親似乎並沒有事前徵得他的同意，難怪他會態度惡劣地逼走每一位家教。

「呼、呼、呼—」洛華思左手按在自己腰際上，右手拿著網球拍，汗水從額頭慢慢往下滑過側臉。

反正正職工作剛好也沒著落，練練網球，當作給自己培養一個第二專長或是興趣吧，說不定哪天能派上用場。

她喘著氣，彎腰撿起滾到腳邊的球，離開牆邊，走到網球場上的發球位置，深吸口氣。

右手按照先前教練教的口訣，往後拉開一個弧度，手腕持平往前移動，在最後擊出球時，微微下壓，讓球盡量貼網過去，以免被對方直接以殺球回敬。

剛跟朋友打完籃球，莫卓剛雙手插在褲袋裡，頭頂上罩著耳機，正慢慢踱步回到住處。

想到明天就可以把那名古板家教一腳踢出生活之外，他嘴角得意地一揚，心裡覺得有幾分痛快。

他都跟朋友約好了，六點到他家的室內網球場，七點前應該可以把家教一鼓作氣解決掉，到時候大家再一起到 KTV 喝酒唱歌，好好慶祝一番。

長腿往居住大樓移動到一半時，他突然察覺室內網球場的方向還亮著燈光。

他抬起左手腕，黑色寬大的名牌手錶顯示現在是晚上九點半。室內網球場晚上十點就關了，很少有人打球打到這麼晚，現在在那邊的，該不會是那個全身上下沒半點女人味的家教吧？

有力的雙腿停頓下來，猶豫了兩秒鐘，轉個方向，直直朝室內網球場快步移動。

「砰。」

「砰。」

「砰。」

人才來到室內網球場外，他就看到一道用力揮拍的人影，他緩緩拉開一邊耳機，讓擊球聲一聲、一聲傳進自己耳朵裡。

頓時，Michael Jackson 的 Speechless「難以言喻」這首歌，極富感情的詞曲，伴隨著一記又一記的發球聲，穩穩地撞擊著他的胸口。

Your love is magical, that's how I feel

你的愛是如此的不可思議，這就是給我的感覺

But I have not the words here to explain

我無法用言辭去形容

他的古板家教髮絲凌亂，整個人氣喘吁吁，薄薄的一層汗水沾附在她的臉上、細緻的脖頸、U領運動衫的胸口，和兩條細白到彷彿他隨便一折就會斷裂的手臂，雪白的肌膚正在閃閃發亮。

她—瘋了嗎？

明明就弱不禁風，還是個運動白癡，有必要為了一份蠢家教工作，把自己逼到這種地步？

莫卓剛站在室內球場外，胸膛起伏的速度逐漸加快。

他瞠目結舌，看著裡頭拚了命努力的女人，因為自己出的難題，一次又一次練習著發球動作。

這幾天上課時，他偷偷觀察過她的右手臂，已經整個泛紅腫脹，一看就知道是平常沒在運動的前臂肌肉過度使用，情況已經夠慘不忍睹了，今天她還不要命的猛練習！

這女人的自尊心，未免也太強了吧……

明明就是一個瘦弱的女人，可是骨子裡卻比先前那幾位家教更執著、更堅強，也更不服輸。

莫卓剛喉頭上下滾動了一下，過了一秒鐘，又滾動一下，無法不承認，沒了厚重眼鏡，又埋頭練球的她，對自己有股莫名的吸引力。

看著她的粉唇不斷急促的喘息，他竟看到有些失神……

「小姐，這裡十點要關門喔。」穿著制服負責巡邏的警衛，一腳踏進網球場，揚聲提醒。

「我知道，等一下我會把鑰匙跟球拍拿去櫃台歸還。」洛華思一面喘著氣，一面舉起左手對警衛先生示意。

警衛先生來了又走，莫卓剛看見她看了眼手錶，原以為她會就此收兵，沒想到她居然拖著腳步走到牆壁面前，又開始練習擊球。

他沒察覺原本閒散放在口袋裡的雙手，已悄悄握成兩個拳頭，他猛然倒抽口氣，幾個跨步，衝進網球場裡。

這個女人到底哪裡有問題？兩隻腳走路都快走不穩了，還要繼續練？！不要命了吧。

「喂！」他沒好氣地脫口喊出這個字。

渾厚、壓抑許多情緒的飛揚男嗓，穩穩在空曠的網球場裡，造成一股回響。

聽到怒喝，洛華思立刻左右轉頭尋找聲音來源，很快的，她在後門入口處，一眼認出身形高大、氣勢駭人的莫卓剛。

他怎麼會出現在這裡？

「呼、呼……」她得先喘兩口氣，才有多餘的力氣扯開喉嚨，喊道：「你怎麼……呼……會在這裡？」

他瞪著她，不發一語，聽著她喘個不停，又像小貓喵喵叫的聲音，擺明就是個活脫脫需要男人保護的小女人，到底幹麼在他面前逞英雄啊，搞得他整個人彆扭得要死！

直接乖乖放棄，很、難、嗎？

見他一句話也不說，一雙霸氣的炯目直勾勾地盯著自己，她抬起左手，看眼時間。

差五分就十點，有他在這監視自己，恐怕也練不出個所以然，不如乾脆把用具拿去櫃台還，今天先練習到這裡。

她右手拿著球拍，左手拿著球，走到他面前，仰頭，黝黑的眼珠靜靜凝望著有些失神的他。

「你是來、呼……監視我的嗎？」

聞言，莫卓剛濃眉瞬間一揚，惡狠狠地瞪視她。她在說什麼鬼話？他幹麼浪費自己寶貴的時間，特地跑來監視她？

憑她這副風吹來就要倒的模樣，給她一年時間練球，也未必可以打回他的重砲回擊。

還有，她講話就講話，喘什麼氣啊，影響他！

他雙手依然插在口袋裡，仗著一百八十七公分的優越身高，睥睨著她，想要開口說點什麼堵住她的嘴，卻赫然發現自己不管怎麼說都不對。

說對，他就是來監視她的，這怎麼可能，他根本沒把明天的比賽放在眼裡，幹麼發神經跑來監視她，可笑。

但如果說不對，他不是來監視她的，這好像也不太對勁，因為他人剛好站在網球場裡，而且剛剛還鬼使神差脫口喊了她一聲。

但總不能老實跟她講，看她練得這麼賣力的蠢樣，實在很、很……礙他的眼吧，這多殘忍。

Speechless, speechless, that's how you make me feel

無法言語，難以言喻，那就是你給我的感覺

Though I'm with you I am lost for words and nothing is for real

可遇不可及，美得不真實

Your love is magical, that's how I feel

你的愛是如此的不可思議，這就是給我的感覺

But in your presence I am lost for words

可你一出現，我卻說不出話來

「喂，你幹麼都不說話？」洛華思眉心微蹙，神情不解，看他突然粗魯地一把扯掉耳機，轉頭，惡瞪向自己。

莫卓剛甩甩頭，想要甩開宛如咒語般的歌詞與旋律。這見鬼的歌詞，到底是誰寫的啊？

最可怕的是，歌詞跟他居然不約而同都「說不出話來」……他對她才沒有什麼愛，別自己嚇自己。

「你的眼鏡呢？不要以為自己不戴眼鏡，露出一臉可憐相，就可以到處博得同情。」他沒好氣地說，雙眼直勾勾盯著她猛瞧。

奇怪，她不過就是少了一副醜眼鏡，怎麼整個人瞬間跟著亮起來？尤其是她炙熱的體溫、微喘的氣息，每一項都重重影響到他的呼吸，真會作怪啊她！

「我哪有一臉可憐相。」她躲開他灼熱的視線，半側過臉。「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，沒戴眼鏡是怕練球中會摔壞，所以才改戴拋棄式隱形眼鏡，又不是以後都不戴眼鏡了。」

感覺他仍舊緊盯著自己，她乾脆抬起一隻手假裝擦汗，實則稍稍遮住自己的臉。

平常習慣戴眼鏡，突然沒戴，感覺就像少穿了一件衣服似的，偏偏他還一直盯著猛看。

她看起來很奇怪嗎？

莫卓剛察覺到她的迴避，心裡突然竄起一陣不痛快，正想開口虧她幾句，卻剛好看見她臉頰紅通通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運動的關係，總之，話滾到嘴邊後，就再也出不來了。他索性別開視線，免得越盯著她看，心裡越覺得古怪。

「先走吧，快十點了。」他命令。「我去關燈。」

「喔，我來鎖門。」她附和。

兩人分工合作，沒兩、三下就收拾妥當。

踏出網球場後，洛華思正要開口跟他說聲再見，就看見他濃眉攏成兩座小山，瞪視她的右手。

又怎麼了？

她不明所以地看著他隱隱含怒的俊臉，不懂自己又哪裡惹他不痛快了。不過是個大三生，少爺脾氣還真不小耶！難怪前幾位家教都受不了。

莫卓剛看著眼前細瘦的手臂，比之前更紅腫不堪，現在又沒有在比賽，她還用右手握拍，增加手的負擔，連這種基本常識也不懂，那個教練到底會不會教啊，真火大！

「左手拿拍。」他難得好心，開口點化點化她。

「什麼？」她狐疑地皺眉。自己想用哪一手拿拍子，關他什麼事，而且還凶神惡煞的，想嚇誰？

「我說，球拍用左手拿。」說到最後，他乾脆直接把球拍從她手中搶過來，這一拿，才發現社區提供的球拍，還真不是普通的爛。

他拿起球拍，在半空中隨便揮個兩下。

刷！刷！

搞什麼，這是屠龍刀還是球拍啊？見鬼的重成這樣！

這把屠龍刀連他拿都嫌重，看看她那隻不到自己一半粗，又沒什麼肌肉的手臂，想用這支球拍接他的殺球，根本是天方夜譚。

「為什麼？」她見他搶走自己的球拍後，臭屁的在半空中用力揮了兩下，就有點沮喪。

本來她就已經夠沒信心了，現在看他隨便揮兩下，不管是動作之標準或力道之猛，都遠遠在自己之上，她忍不住想，唉！自己明天贏他的機率，大概跟零一樣多吧。不過，就算這樣，她明天還是會全力以赴，絕不會臨陣脫逃。

對她來說，困難是拿來突破的，不是拿來當成逃避的藉口，說不定會有奇蹟出現，現在就放棄還太早。

「平常練球，右手已經很吃力，除非上場比賽，必須單靠右手擊球時，才會讓球拍全部重量交由右手承擔，其餘時間，哪怕只是發球前，或者是等待對手回擊過來的那點時間，都應該用右手握拍，並將球拍放在左手，讓左手承擔大部分的重量，等到真正揮拍時再放開左手。如果妳還有一點腦子，就應該懂得好好保護自己的右手。」懂了沒，弱不禁風的笨女人。

他難得開金口教人，一說就是一長串。

「你對網球懂好多喔。」她聽得目瞪口呆，沒想到只是簡單的拿拍動作，也有這麼多學問。

他睨了她一眼，從她眼中瞧出幾分崇拜，意氣風發地從鼻孔哼了一聲，再次強調。「這是常識。」

「你為什麼願意跟我說這些？」洛華思靜靜地看著他，眉心微蹙，眼裡有困惑，也有感謝。他是看她輸定了，才給予同情的建議？

「呃？」他也想問問自己。

莫卓剛被她那雙眼睛看得心慌，向來能言善道的舌頭，像打了結，半晌吐不出一個字來。

「是不是看過我慘不忍睹的球技後，知道我明天根本贏不了你，於心不忍才開口指點我？」她自嘲笑了一下，輕輕嘆了一口氣。「唉……」

聽見她的話，又耳尖地把她失落的嘆息聲一絲不漏地收進耳朵裡，他心頭古怪一震，居然興起想要安慰她的念頭。

「喂，妳清朝人喔？」從沒跟女孩子講過好聽話，他彆扭地說著，神色不定。「才開口講幾個字，就塞了一堆成語。」一律用白話文溝通，她是有困難嗎。

「不肯正面回答就表示我說對了。」看著他不太自然的表情，一副像是被人說中心事的模樣，她垂下雙眼，微微扯動嘴角，露出一抹苦澀的淺笑。「看來我明天好像輸定了。」

看著她，莫卓剛還沒弄清心裡那股酸酸的感覺是什麼，幾句話已搶先衝出口，當場安慰起人來。

「比賽的事沒人能夠說得準，就算勝券在握，不到最後一刻，永遠都不知道誰贏誰輸。」他這是在幹麼，自己詛咒自己嗎？他表情僵硬，動作變得極為不自然，像故障的機器人。

「嗯。」她聽了，雙眼定定地看向他，欣慰一笑，眼眸乍放出一股溫暖亮光。「謝謝你的安慰。」

「誰說我剛才是在安慰妳，少自作多情。」他揚嗓反駁，匆匆轉開眼，總覺得自己體內有塊地方，被她剛剛的眼神一舉擊中。

簡直活見鬼！

「明天六點球場上見。」洛華思拿過他手中的球拍，這次記得用左手拿，往前走了幾步後，停下，朝他揮揮手。

「要準時到，我已經約了要慶祝的朋—」話說到一半，他瞪大雙眼，讓後半段的話自動在嘴裡消失。

他小心地瞥她一眼，發現她臉色重重一沉，猛然驚覺，這些話根本就是在別人的傷口上灑鹽巴，千萬別當場給他哭出來啊……

她垂著頭，用兩秒鐘時間處理完自己的情緒後，抬頭，刻意仰高小臉，朝他輕喊。
「慶祝個頭！我會讓你乖乖跟我上樓唸法文。」

聽見她的話，莫卓剛鬆了一大口氣，原本的擔心轉化為佩服。

他雙手做成大聲公狀，淺笑一聲後，立刻喊回去。「有志氣！」

她又對他揮了揮手後，才小跑步離開。

他靜靜站在原地，直到再也看不見她的人影時，才赫然驚覺自己竟目送她離開。

「見鬼了。」他嘴裡咕噥著，長腿一邁，快速走入寸土寸金的大樓裡。

啞！

大樓前的廣場上，多盞景觀大燈驟然一暗。

明天，這裡還有一場好戲可看。

洛華思歸還所有網球用具後，快步走出恐怕一輩子也買不起的高檔住宅社區。甫一出雕花大門，好友白蕪碧剛好騎著小五十機車，停到自己面前。

「回家囉。」白蕪碧拿起安全帽，遞給她。

她藏住擔憂，燦爛笑開。「嗯，回家了。」

* * *

* * *

網球場邊上，來了十幾位幫莫卓剛加油的朋友。

一千人有男有女，男的幾乎都是他在學校籃球校隊的戰友，女的大概是校隊經理或他系上的同學。

洛華思站在場邊等他出現。

這群人當中，有個男的特別與眾不同，記得他剛剛好像介紹自己叫什麼祈揚奎，姓祈禱的「祈」字，真是個特別的姓。

昨晚莫卓剛說過了，這些人都是等他贏球後，要跟他一起去慶祝的朋友。

大概是覺得她認真的模樣很可憐吧，剛才那群高大的男生擠到她面前，搞笑的一個、一個自我介紹時，有個傢伙突然想要伸手攬住她肩膀，她嚇了一跳，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。

幸好那個祈揚奎適時出現，也不知他是怎麼弄的，俐落又不著痕跡地架開對方的手，最後還悄悄把自己卡在她和那個傢伙之間，阻止對方又對她動手動腳，是個斯文中笑容帶點邪氣，內心卻很溫柔的大男孩。

她拿著球拍慢慢走到球場上，等著昨天那個警告她不准遲到的莫卓剛，雙眼忍不住觀察起祈揚奎。

其他男生因為彼此認識，自成一個小團體，彼此惡作劇跟開玩笑，祈揚奎卻靜靜站到一旁，他有股沉穩的氣質，讓他自傲的神采又多添了幾分魅力，連場邊幾個跟他不熟的女孩，都強壓下害羞，主動靠過去跟他說話。

這就是莫卓剛出現在場邊時，所看到的畫面。

他的對手一改土包子的模樣，沒了眼鏡遮擋，一對黑白分明的水眸，像會把人的靈魂吸進去似的，瞧瞧場邊他那幾個沒志氣的戰友，假裝聊著天，視線卻老是往她身上飄。

還有，她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來幹麼的啊！

短袖白色上衣，釦子扣得不錯，每一顆都乖乖扣上，可是她非得要露出那兩條纖細卻依然有點紅腫的手臂嗎，是想討誰同情？

白色短褲，長度只到大腿一半，裸露出兩條乾乾淨淨的細白長腿。想誘惑誰？難怪他那群戰友個個看得兩眼發直。

不過，讓他最不爽的是—她居然盯著祈揚奎看個不停！

莫卓剛幾個大步快速掠過籃球戰友們，完全漠視他們正要跟自己打聲招呼的興奮手勢，一路筆直地、用力地踩踏衝到她面前。

「看什麼？」他左掌毫不客氣地捏住她的下巴，直接用動作強迫她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。

洛華思眉心蹙起，抬起左手，想要揮開他把自己抓痛了的手掌。

不料，她的手才剛剛舉起，他立即察覺，直覺伸出右掌，牢牢抓住她蠢蠢欲動的左手，甚至還往他身上強拉過去。

「你—」她輕呼，連忙抬起右手，輕按在他胸膛上，藉此避免兩人的身體正面相撞。

很快的，她意識到兩人身體過度靠近，一股熱氣直衝臉頰，又感覺到他正緊緊抓住自己的手腕，心臟像在體內大玩翻跟斗，心跳快得令人不勝負荷。

不用轉頭看也知道，場邊原本的說話聲浪通通靜止下來，那一雙雙眼睛，此刻全目不轉睛地盯在他們身上。

想到這，她更加緊張不安、宛如芒刺在背，眼皮不自覺半垂下來，眼珠子在裡頭不安地流轉著。

莫卓剛不是笨蛋，看她在自己身前紅著臉蛋，完全不知所措的模樣，心情突然大好。

看來自己對她也有不小的影響力……也有？！驚覺內心的想法，他微微一愣，濃眉快速往中間靠攏了一下，又迅速鬆開。

肯定是錯覺。

「這個給你用。」他主動鬆開手，瞄了眼她慘不忍睹的右手，一把抓過她手中重得要命又不好用的屠龍刀，往後隨性一扔—

不愧是有默契的戰友，眾人伸手一接，居然還有人接得正著。

洛華思低頭，眼睜睜看著他搶過自己手中慣用的球拍，扔掉，並在她抗議之前，塞了一把全新的網球拍到她手中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她眼冒困惑。

「青冥劍。」他隨口胡謅個名字給她。

「你在跟我開什麼奇怪的玩笑嗎？」她皺眉，氣憤地瞪著他。快要比賽了，他突然來這招，是想怎樣？

祈揚奎走到他們身邊，一手拿過她手中的球拍，細細把玩、嘖嘖稱奇。「不愧是莫兄親贈的青冥劍，材質輕、設計精良、防震功能強，恐怕要價不菲喔。」

他準備了更好的球拍……給她？洛華思心跳漏掉一拍。

「不關你的事。」見好友掃來一記曖昧眼神，莫卓剛瞪對方一眼，動手把青冥劍搶回來，抓起她的手，放到她掌心裡，霸氣低喝。「拿好，開始比賽。」

「喔。」她右手握拍，左手扶著拍子，把拍子重量交給左手負擔。

祈揚奎細細觀察他們之間的互動，右手做出孔明搖扇的動作，離場前、經過她身邊時，好心出口提點她兩句，「想贏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她有點反應不過來。這人是她對手的盟友，怎會這麼問她？

「免費奉送你一個錦囊妙計。」祈揚奎邪肆的嘴角往右一撇，帥氣乍現。「記得跌倒。」

「你說什—」她一臉不解看著他。有病吧這個人，好好打都不一定能贏，居然還叫她跌倒，虧她還覺得他人不錯，看走眼了她！

「快發球！」見祈揚奎纏在她身邊猛咬耳朵，年少氣盛的莫卓剛火氣一揚，沒好氣地猛催促。

講什麼悄悄話？看了就火大。

洛華思拋開祈揚奎那些怪裡怪氣的話，乖乖站到發球線上，閉上雙眼，認真地深吸口氣。鎮定……鎮定……不要理這些神經病跟加油團，拿出應有的水準，千萬別不戰而敗。

「她好認真吶！」

「真不敢看，她一定會輸得很慘。」

「卓剛也真是的，理這種窮酸人幹麼……」

場邊傳來斷斷續續的說話聲，莫卓剛濃眉一挑，怒目橫掃，眾人立刻拉緊嘴巴上的拉鍊。

他只讓他們來觀賽，哪來這麼多廢話。

洛華思緩緩張開雙眼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抬起雙手，砰的一聲，成功把球發到對面去。

在出手的那一剎那，她瞪大雙眼，猛然了解到，他們剛剛為什麼戲稱這是「青冥劍」，手的負擔不但變輕了，連擊球出去時的震動，也變小很多。

果然是和青冥劍一樣的好東西。

但她雖然成功把球發到對面去，但他輕輕鬆鬆一揮拍，一記重砲殺球直接殺到她眼皮子底下，毫不留情。

「砰！」球重重擊地。

出於直覺，她往前跑了兩步，想要擊球，沒想到球拍連球都沒有碰到就算了，人還差點被球打到。

莫卓剛在球場另外一頭看得冷汗直流，額頭青筋暴露。

她有沒有判斷力啊！就算她今天雙手健全、雙腳靈活，也未必能夠回擊那一球，還跑什麼跑，她到底知道自己差點被球打到！

洛華思沒有察覺他站在對面怒火高漲的模樣，深吸口氣，告訴自己還有機會，張開眼睛，再發出第二球。

莫卓剛揮拍回擊前，快速瞥了一眼她的狀況，發現她還真聚精會神。

這次怕她又以身接球，他特地把球的落點擊打在跟她相反的位置上，沒想到她馬上衝向遙遠的球。

只見那兩條細得像揚柳條的腿，跑得像快折斷似的，最後大概是發現自己追不上，拚了命伸長右手，想要碰到球體，完全沒察覺雙腳已經打結，當場重重跌倒在地。

「啊！」她可惜的輕喊出聲。

差一點點，就可以碰到球，就差一點點，可惡！

莫卓剛眼睜睜看著她為了追球，整個人往前撲倒在地上，手腳鐵定破皮流血，結果她不但沒低頭看看自己的傷勢，一雙眼睛還老盯著球，一臉惋惜。

這傢伙……一定要這麼逞強就對了。

讓人更火大的是，她跌她的，他瞪得雙眼快凸出來，喉嚨跟人家縮什麼縮！

「見鬼了。」他低咒出聲，球拍在半空「咻！咻！」火大地揮了兩下。簡直莫名其妙，人那麼小一隻，怎麼能倔強到這種地步。

該死的自尊心！

祈揚奎見好友瞪得雙眼快要掉出來，不慌不忙地走到洛華思身邊，伸手拉她起身，貼在她耳邊，輕笑著說：「這招不錯。」

她皺眉，正要開口問他是什麼意思，祈揚奎已轉臉朝莫卓剛的方向誇張喊著—

「哎呀，妳雙腳都流血了，一定很痛吧？喔喔，連手臂也擦傷了，天啊，妳一定要馬上處理傷口，萬一被細菌感染就不好囉！」唱做俱佳的表現，連場邊觀眾都忍不住往她的方向，拉長脖子察看。

喊成這樣，到底嚴不嚴重啊？有沒有生命危險啊？是不是太誇張啦？

什麼傷？洛華思低頭，看見膝蓋滲出血絲，刺痛感讓她擰緊眉頭，彎下腰，想先把傷口旁的灰塵拍掉。

莫卓剛見她一臉痛苦地皺著眉頭，異樣的情緒急速在胸腔滾動，想也沒想，一句話衝口而出。「不比了！」話飄出口的當下，長腿果決往場邊移動。

眾人皆懵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

不比了是哪招？意思是……要直接去慶祝嗎？

小白鵠受難記，謝謝下台一鞠躬了？

場邊一片靜，沒人知道，現在是什麼狀況，除了兩個人。

一個含笑看著，不打算做任何反應；另一個見情勢不對頭，馬上開口喊—

「為什麼……」聽到他的宣告，洛華思站直身體，朝他的方向大聲吶喊。「為什麼！」

嘆！祈揚奎最早反應過來。

此話一出，場邊人更懵了。

這女的沒事吧？還真……敢問吶……

卓剛都打算放她一馬，她一定要這麼不知死活？

所有人的驚訝總合，都比不上莫卓剛。

他站定腳步，緩緩轉身盯著她，一聲不吭。

她跟他大眼瞪小眼，沒有退縮的打算。

僵持數秒，他又轉回去，邁開步伐。

見他又要走，她深吸口氣，一股氣直衝喉嚨。「我不要沒打完就認輸！」

她不要這樣結束，約定好的比賽一定要打完，中途收兵算什麼？她不要因為自己受傷，他同情心氾濫，比賽就提早結束。這樣約定算什麼？她算什麼？這陣子的努力，又算什麼？！

況且還沒真輸，還有一次機會，她、她可以戰敗，但不想不戰而敗！

聽見她的聲明，莫卓剛渾身僵直，頓住腳步，胸腔怒火爆燃，惡狠狠地瞪向她。

誰說要她認輸了？

沒比完就是沒比完，當作兩人之間沒輸沒贏，她趁早去處理傷口，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以後乖乖讓她教自己法文，不正皆大歡喜。經她這一喊，他想不比完都不行。

這女人，難得他佛心來著，放她一條生路，也不懂要感激，好好珍惜。

「你受傷了，我不想勝之不武。」莫卓剛說完，再次移動長腿，往場邊移動。費盡心思，再次留下一線生機給她。

「我沒事。」洛華思見他要走，情急之下又喊道。

他再次停下腳步，胸腔中的怒火燃燒正熾，陰惻惻地轉過頭，怒目瞪她，不悅地大吼。「你沒事才有鬼！」破皮流血跟沒事之間，是等號關係嗎！

「我要比，」她看向他，滿臉堅決。「就像我們先前說好的。」

說好的事情，就應該全力以赴、盡力做到才對，否則在一開始的時候，又何必要彼此約定。

「活見鬼。」他胸膛大大起伏著，深凝她一眼，抿緊唇線，轉身，重新走回場上。

「好，如你所願。」

放出兩條生路她不走，堅持要比，就不要怪他手下不留情。

她深吸口氣，祈揚奎慢慢往後退。

莫卓剛神情複雜，盯著她倔強又自尊心極強的小臉，赫然驚覺自己的視線竟離不開她。

他連忙收回心思，眼角突然瞄到祈揚奎陡然瞪大雙眼，一副好像有人又受傷的模樣，他不禁分神，心驚肉跳，快速朝洛華思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明明就什麼事也沒—

「砰。」網球落地。

他警覺到還在比賽，猛然回過神，出手揮拍，腦子閃過她剛剛跌倒的淒慘模樣，精壯的手臂自動減弱幾成攻擊力。

球飛出去，眼見落點將在她左手邊。

眾人屏息，張大雙眼等著瞧。

她把球拍換到左邊，左手也握著球拍，打算以兩手握住的反手拍方式，使出全身氣力擊球。

「砰。」

網球過網，直接落到他眼皮子底下。

「我、我居然能打中他的球？！」她不敢置信地瞪大雙眼，久久無法接受眼前已發生的事實。「天、天啊……」這是錯覺嗎？

場邊眾人啞口無言，不敢相信天之驕子莫卓剛，居然不能跟大家一起去開 Party 賽祝，而要乖乖上樓唸書。

這、這原是天方夜譚啊，天啊！

眾人吃驚，洛華思本人更吃驚，腦袋裡有一隻鴿子正在繞圈圈飛著，嘴裡叼著一塊布條，上頭寫著「居然贏了」四個大字。

這個世界上，真的有奇蹟這回事……

「這下你滿意了吧。」不知何時，莫卓剛走到她身邊，一掌扣住她左手腕，扯了就走，往大樓快步移動。

她需要包紮，越快越好！

拉著她，快步經過祈揚奎身邊時，聽見他帶著濃濃笑意，飄來一句。「你是她的手下敗將。」

莫卓剛陰沉著臉，冷目掃了眼好友臉上古怪的曖昧微笑，不發一語，邁開大步遠離這個是非之地。

莫天霖的書房內，莫卓剛與他剛結束一場快速的法文基本對話。

末了，他露出滿意的微笑，忍不住點點頭，又點點頭。「看來這位洛小姐教的方式，你能聽得進去。」

「差強人意。」坐在父親面前，莫卓剛不屑地冷哼。

前前後後已經聽了十八位家教的基礎法文，就算頭腦再笨，就算是鸚鵡學人說話，也應該都記住了吧。

說到第十八位法文家教，就會連帶想起那張倔強的小臉、細得跟竹筷子沒兩樣的手腕，一個玻璃罐就能難倒她，可他居然敗在那雙手上……怪事年年有，最近特別多。

不曉得她腿上的傷怎麼樣了？

上次拜託管家替她包紮時，她痛得兩條眉毛皺得像毛毛蟲似的，醜死了！醜到他也跟著皺起眉頭。

「我會幫她加薪，改為一小時兩千，有空你跟她提一下。」

「讓我乖乖唸書，就值這點錢？」他直覺冷哼，炯目盯著自家父親，霸氣裡帶有幾分輕狂挑釁。

那傢伙有多缺錢他是不知道，不過，從她拚死拚活，也要保有這份家教工作看來，錢對她來說，絕對是越多越好。

反正老頭錢多得花不完，一天到晚關心自己有沒有擠身進全球前五百大富翁，比關心他這個兒子還多，挑在這時候讓他多付點，應該也不為過吧。

「好，你跟她說，一小時三千，如何？」

「勉強勉強。」一千五升到三千？雖不滿意，但可接受。

莫卓剛挑高右眉，聽到還算滿意的答案，站起高大的身子，腳跟一旋，直接往外移動。

等等要讓管家給她的椅子加點軟墊，她那身體好像只有骨頭，多吃點飯會死啊？該不會已經瘦得要命，還在趕流行、學人家減肥吧？

「等等，管家說前幾天你從抽屜裡拿了五萬塊，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？」莫天霖叫住兒子，想起管家先前說的事，他開口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錢，只是想要多跟兒子說點話。自己是不是老了？

「心疼那點錢了？」莫卓剛站定腳步，微側過身，冷硬的嗓音直直射向自家父親。

「玄關處抽屜裡的十萬塊現金，一直都讓管家為你準備著，就怕你臨時要用錢，身邊沒現金，你一向沒去碰那筆錢，這次卻用了，所以我才稍微問一下。」莫天霖怕兒子誤會，連忙解釋。

「我買了新球拍，那家店不接受刷卡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以後你有需要，再去拿，那裡會一直為你備著十萬塊現金。」莫天霖清楚表明立場。需要用錢，就去拿，只要願意學法文，將來接掌他的事業，錢根本不是問題。

「嗯，知道了。」

莫卓剛輕哼一聲，打開房門，頭也不回地走出去。

* * *

* * *

自從那天以後，莫卓剛果真說到做到，每次都乖乖準時上課，上課時，雖然仍是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，但每次進行對話練習時，就能發現他其實已經把前一次教的單字跟文法熟記在心。

經過相處，洛華思慢慢察覺到一件事，莫卓剛是「做的」比「說的」還要多的那種人。

拿比賽那天來當例子看，雖然他自始至終都沒拿好臉色對自己，但兩人上樓後，他先請管家替她包紮，管家仔細幫她處理傷口時，他也沒露出半絲不耐，靜靜待在旁邊，耐心地等管家處理完她身上的傷口。

過程中，她曾經偷偷看他一眼，竟發現他正微微皺著眉頭，彷彿很關心她身上的傷口，瞬間，心防乍裂，一股暖意從心底竄出來。

洛華思看著警衛室，朝裡頭的值班警衛點點頭，精緻大門在她面前徐徐敞開，經過警衛室時，她輕聲道了句謝謝。

自己現在出入他家已經暢行無阻，經過半年多的時間，連警衛都能一眼認出她。

只是今天管家陳叔一幫她開門，空氣裡飄散著的僵硬氣氛，明顯到令她忍不住狠狠打了個冷顫。

這詭譎的氣氛……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「陳叔，今天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？」她跟著管家慢慢走向書房，像怕被什麼人聽見似的，一手遮著嘴巴，悄悄問著。

「過幾天是少爺生日，老爺有事，今晚飛巴黎，好像要好幾個月後才會回來，所以決定下午提早給少爺過生日，少爺不太高興，滿桌子的菜動也不動，很早就進書房等妳過來，老爺勸了幾次，少爺理都不理。」管家學她的動作，邊說邊嘆氣。

「他一整天都沒吃？」

「唉，老爺也真是的，先前自己跟少爺保證生日當天一定會在台灣，準時出席少爺的生日宴會，現在搞得少爺連生日宴會也不想辦……」管家搖搖頭，猛然住口，一臉緊張看向她。「我好像太嘮叨了。」

這段日子以來，少爺對她的重視，他一點一滴都看在眼裡，先是強勢要求她收下球拍、替她向老爺要求加薪、椅子加坐墊，後來還規定上課時要準備好各式茶點，他不想餓著肚子上課。

不了解少爺的人，可能會信以為真，但他知道那些食物其實是準備給她的。他從小看著少爺長大，這是他第一次見少爺為了一個人，花這麼多心思。

只是，少爺什麼都不說，眼前這位小姑娘能明白過來嗎？

還有老爺那……老爺雖重視少爺，可和事業一比，孰輕孰重還說不準。希望這個家，一切圓圓滿滿才好。

「一點也不，你是關心你家少爺。」洛華思站在他書房前，等著管家幫自己開門。腦子裡轉著管家說的話，她的心居然會隱隱泛疼、不捨。

她知道，平常上課時的點心，是他特地請管家幫忙準備的，雖然他什麼也沒說，她卻感覺得出來他很關心自己，而且總是非常體貼的默默做，給人零負擔的溫暖。

「少爺這一氣，連飯都沒吃……」管家搖搖頭。

雖然書房裡頭備了不少精緻的點心，但少爺是那種正餐一定要吃鹹食的人，否則他寧願餓肚子，打死也不碰甜點。

「不如我進去勸勸他，看看他願不願意先吃飯，把上課時間延到八點至十點，陳叔，你覺得如何？」她皺著眉，主動提議。

氣歸氣，不吃飯怎麼行。每個人生下來只配備一副身體，年輕時弄壞了，下半輩子還要不要活？

「當然好。」管家雙眼閃閃發亮，但才閃了兩秒鐘，立刻又陰暗下來，「……不知道少爺肯不肯？」

「我盡力試試看。」她朝管家比了一個讚的手勢。

管家笑開，替她把莫卓剛的書房門打開，恭敬報告。「少爺，華思來了。」

「嗯。」莫卓剛回頭看她一眼，淡淡應了一聲。

儘管只是匆匆一撇，她依然將他鐵青的面容盡收眼底，看來他心裡真的很不痛快吶，少爺脾氣重現江湖。

雖然他老是端著一張臉，心裡其實很珍惜家人，如果不在乎，他現在也不會這麼氣。

以前覺得他有些硬梆梆的，現在看他，卻有種直率的溫柔……說穿了，他不過是個大男孩，個性雖彆扭，卻有幾分可愛。

和管家交換一個眼神，洛華思快步走進去，坐上鋪著軟墊的椅子，小心翼翼看他一眼，故意找話和他聊。「今天我們要上跟進出口有關的專有名詞和對話。」

「嗯。」又是不輕不重冷冷一哼。

看來他心情真的很不好啊。

「我準備了新的講義，在這裡。」她把講義放到他面前。

他一聲不吭地拿過，臉色陰沉。

「咕嚕！」還在思考該要怎麼開口跟他說，肚子突然叫了一聲，她瞪大雙眼，一手放到肚子上，不好意思地垂下頭。

慘了，肯定被他聽到了！

「妳——」原本心情烏雲密布的莫卓剛聽見這聲響，俊臉怔愣，看看她羞紅的臉，又看看她的肚子。剛剛是那裡發出聲音吧？

「今天公司好多人出入，我忙著招待，午餐和晚餐都還沒吃。」她牙一咬，乾脆主動開口招了。

這份工作已經做了三個月，雖然只是總機小姐，但也是一份正職，她每天卯足了勁認真工作。

「就一間又小又破的公司，也能讓總機小姐忙到沒時間吃飯？我看妳是不是該換間新公司，認真找個跟法文相關的工作。」聽見她沒吃飯，他不可思議地瞪大雙眼，暫且壓下胸口微微的心疼，先開罵再說。

看他吹鬍子瞪眼的模樣，又聽見他氣不過的嚷著，洛華思心頭緩緩滑過一道暖流。

他關心的人方式雖然有點與眾不同，可是心意很真，很能……讓人感到溫暖。

「雖然只是暫時的正職工作，我也足足找了好幾個月，現在工作很不好找，目前只能騎驢找馬，我不敢隨便辭掉工作。」她垂下眼睫，眼珠子游移數下。「唉，突然好想來一碗我媽煮的清湯麵。」

「清湯什麼麵？」他一愣。

什麼鬼東西？

「就是簡單的麵條下水，放幾根青蔥、翠綠的青菜，頂多再加上一顆蛋，很簡單的味道，每次我想家的時候，最懷念的就是這個。」她嘴裡說著，腦子想念著媽媽的味道，嘴邊不自覺掛上淺笑。

「那就去煮來吃啊，妳會不會煮？」看她想念成這樣，不過就碗麵，能多難？沒多想，他立即脫口而出。「我把管家叫來問問，看家裡的廚子會不會，我叫人給妳弄來一碗，妳等著。」

看著他的反應，她感到好氣好笑又好窩心，還沒來得及表態，他就行動力十足地站起身，嚇得她伸手拉住他手臂，連忙開口。「不要，我不喜歡麻煩管家，他是你的管家，不是我的。」

「什麼妳的我的，我的就是妳的！」已站起身的莫卓剛，低頭，看著她小小白白的手掌，緊抓著自己的麥色手臂，心頭一動。她都不曬太陽喔，怎麼白成這樣！

聽見他下意識脫口而出的話，洛華思的手宛如被火燙到，立即縮回，別開臉，一時半刻竟不敢看向他那雙燃著火似的眼睛。「別胡說。」她輕聲警告。

自從網球之戰後，這個眼睛長在頭頂上的少爺就常常不時像剛剛那樣，動不動就故意虧自己幾句。

先前她總是會很認真的請他別再說這些話，但他全當耳邊風，想說的時候，照樣葷素不忌，什麼話都能說出口。

她盡量不當成一回事，告訴自己，他大概是看她嚴肅的模樣很可笑，才動不動就想戲弄她一下。

可是，漸漸的，她發現他說這些話竟是真心誠意時，一股難以言喻的感情，已偷偷在她心裡堆疊起來。

看著她嫣紅如霞的雙頰，他一掃先前陰霾，霍然笑開。「不如這樣好了，你去煮，延一小時上課，你沒關係吧？」

「不行。」她抬眼，對著他猛皺眉。

「喂，你這女人會不會太難伺候！」他瞪大雙眼，濃眉一皺，眉心之間出現一條不悅的直線，扯開喉嚨就想吼。

這樣不行，那樣不好，簡直比他這位少爺還要難伺候！

「我吃東西的時候，你要幹麼，發呆嗎？」洛華思沒讓他把話說完，管家交代的話，猶在耳邊。

陷阱布置完成，下一步是「請君入甕」。

「誰說我要發呆。」他沒好氣地睨她一眼。「你去煮兩碗那個什麼清水麵，我試試看是什麼味道。」聽她講成那樣，他好奇心都被她勾起來，不吃，心裡過不去啊。

「是清湯麵。你也要吃？」本來她打算自己吃清湯麵，他吃家裡廚子煮的東西。他那張專吃山珍海味的嘴，哪吃得下平淡無奇的清湯麵？

「懷疑啊？現在就去。」莫卓剛反抓起她的手，不容置疑的衝向廚房。「走啊，我順便看看你是怎麼弄的。」

大少爺一聲令下，廚房空了出來，始終關在書房裡的兩人，第一次將陣地移往廚房。

十多分鐘後，洛華思把小鍋子裡的清湯麵倒入兩個青花瓷碗公，最後再把蛋跟青菜鋪在上面，大功告成。

莫卓剛負手，雙腿分立在門邊，活像尊門神，看她微彎著腰，飛快地把麵條煮好，用烏木長筷細心地把簡單食材鋪在麵上。

及肩黑髮好像又長了幾公分，因為傾身的動作，略略往前滑動，烏亮秀髮眼見就要落入碗公裡，沾上白煙騰騰的熱湯。

沒來得及多想，他往前一個跨步，右掌往前一抓，成功阻止美麗髮絲沾上熱湯的悲慘命運。

她察覺他抓著自己的頭髮，心頭倏地一跳，側仰起臉，微瞪雙眼朝他發出疑問。

莫卓剛清了一下喉嚨，避開她疑惑的視線，表情不太自在，響亮揚嗓。「小心你的頭髮，萬一掉進湯裡多—」他本要說可惜，但話到舌尖，猛然一轉。「咳，多髒啊。」

「喔，對不起，我沒注意到。」見他還輕輕抓著自己的頭髮，她伸出一手，見他還是沒有放開的意思，只好提醒。「你可以放開了，我把它們塞到耳後，你一直抓著，手會痠。」

他哪這麼嬌貴了！莫卓剛不悅皺眉。抓著頭髮也會手痠，這話說出去能聽嗎？！

見她一臉堅持，大掌眷戀的又多摸了一會兒，才依依不捨放開。

明明都是頭髮，為什麼她的摸起來如此冰涼柔順，他的卻粗得要命？

「差不多要再剪短一些了。」他一鬆開，她抬起手，把一小束頭髮熟練地塞到耳後。

「你說剪什麼東西？」聽見她要剪髮，他濃眉一皺，揚聲問。

「我的頭髮。」華思歪了一下頭，用手指了指。「每次彎腰弄東西，頭髮就一直掉下來，很不方便。」

「買個夾子夾住不就好了，女人就是要留長頭髮才好看。」莫卓剛睜大雙眼，語氣霸道，丟出自己認定的想法。

她的頭髮這麼好看，柔柔亮亮的，連電影明星都沒她的漂亮，剪什麼剪？浪費老天爺給的好東西。

「我沒時間買。」她放下烏木長筷，忙著把兩個大碗公放到托盤上，打算拿到餐廳去。

「妳這女人，寧願花時間工作，也不給自己的頭髮買個髮夾？」

「我需要賺錢，你是莫家少爺—」她正要拿起托盤，少爺兩個字才剛說出口，就見他一副老大不爽地搶過托盤，往旁邊啪的一聲重重放下。

他轉頭，專心瞪她。

華思隨著那一聲啪，身體跟著抖了一下，又見他惡狠狠地瞪著自己，雙肩一縮，一雙眼睛瞪大看他。

「跟你講過多少次，妳故意氣我的是不是！」莫卓剛雙掌一邊一個握緊她纖細的肩膀，壓抑低吼。「別對我擺出老師姿態、不准覺得我小妳兩歲就是小弟弟，更不許妳老是少爺、少爺的叫我。」

「陳叔跟其他人也都這樣叫……」她小小聲咕噥，神情無辜。跟大家一起叫，哪錯了？

「他們是他們，妳是妳。」他更加用力瞪她。

她跟別人比什麼比！別人怎麼喊他，他心裡不在意，當然無所謂，但她不同，每聽她喊自己一次少爺，就覺得她似乎故意在閃躲什麼，令他相當不爽。

「可是—」她想往後縮去，但他堅如鋼鐵般的十指抓得好緊，她無法動彈。

天底下哪來那麼多氣死人的「可是」？

向來鮮少人敢違背他意思的莫卓剛，雙眼怒火飛竄，臉色一沉。這女人嘴巴一定要這麼不聽話就對囉。

他陰冷地盯著她的嘴，漸漸的，眼神由怒轉癡。他生氣歸生氣，但又無可奈何，每次被她氣到，瞪著她的時候，他總想，不知她吻起來是什麼感覺？

看著她水潤的雙眼，氣血直衝腦門，他猛然傾身，二話不說，以吻狠狠封住她的口，免得他越聽越心煩。

「你—」洛華思輕呼。

兩人唇瓣相觸，她圓眸瞪大，往後退，想要躲開。

看見她身後就是剛才煮麵的滾燙鍋子，他左手臂往她腰部使勁一攬，讓她整個人緊貼在自己身前，右掌控制她後腦杓，不斷加深原本只是輕觸的淺吻。

「唔……」她還想掙扎。

莫卓剛的舌趁機溜進她唇中，追逐她始終閃避的粉舌，擒獲、含住、輕輕吸吮，然後再放開。

「你……不……」她抬起雙手，往他胸膛用力捶打，拚命想要從他懷裡逃出來。

但他根本不放！

兩條長臂宛如鋼鏈，將她緊緊困在懷裡，一刻也不鬆懈，見她還在掙扎，乾脆再次深深吻上她被自己吻腫的粉唇。

「唔……你不、不可以吻我……不……唔……」洛華思分不清自己是憤怒多一點，還是羞惱多一些，總之，有把火將她的臉燒得好熱、好熱。

他真過分，欺負人也應該有個限度，平常只是在言語上氣人，今天居然對她又抱又親！

「為什麼不行？」莫卓剛的胸膛急劇起伏，虎腰彎著，額頭靠著她的，炯目逼視她紅豔豔的小臉，嘴角勾著自信的笑。

「你只是覺得我認真的樣子很可笑，又不是、不是一」她急得連話都說不好，只能更加用力瞪他。

「不是什麼？」他眼神一閃，緊緊追問。

「不是真心喜歡我。」她輕喊出聲。

話一出口，洛華思才赫然發現自己最在意的，居然不是被他冒犯，而是他到底是出於有趣才吻自己，還是真心。

她當場猶如遭雷劈，狠狠愣住後，才恍然回過神，雙手使勁推拒他。「總之你快點放開我！」

「哈哈哈……」聽見她的話，莫卓剛仰頭大笑，樂不可支，雙手將她摟得更緊，原本意氣風發的俊顏，此時更是春風滿面。

她會這樣說，代表她也喜歡自己！這個笨女人。

「我喜歡你。」他不閃也不躲，雙掌溫柔地捧起她的小臉，兩人四目相對，他一字、一字說得很清楚。

「什、什麼？」她呼吸急促，全身繃緊。

「如果不喜歡你，你以為我會每晚乖乖準時坐在那裡，讓你幫我上課超過半年？」

「你—」她又倒抽一口氣，完全吐不出其他字眼，心裡一半正狂冒著甜蜜泡泡，另一半則被厚重的憂慮所覆蓋。

他、他怎麼可能會喜歡她？

「如果不喜歡你，我幹麼老是對你說那些有的沒的？」莫卓剛一步一步拆卸她心中的疑問，直搗她內心深處。

「我以為你只是在逗我。」她感到有些恍惚。

「本少爺看起來很閒嗎。」他右眉一挑，模樣看起來再認真不過。要不是真心喜歡她，連多看她一眼都嫌煩。

「可是我們之間不可能……」洛華思抬起一手，垂下臉，指尖撫上紅腫的嘴唇，心重重一沉。

剛才他吻自己的時候，除了錯愕、羞惱、下意識推拒之外，她竟也感受到一絲絲甜蜜……

「可能！」他宣誓般的炙熱眼神，緊緊纏住她慌亂的雙眼，字字都像在賭誓般鏗鏘有力。「絕對可能。」

她渾身止不住輕顫，面對突如其來的告白，不知所措。這怎麼可以，雖然自己只是他的家教，可是這、這……

「我喜歡你，不准你不喜欢我。」莫卓剛濃眉緊皺，眉心擠壓出一道嚴肅的直紋，左手抬起她下巴，逼她與自己平視，不准她躲，雷鳴似的嗓音逼問著。「聽懂了沒？」

「你、你好霸道。」她縮了一下身體，下巴想要躲開他箝制的大掌，不料，卻被他捏握得更牢。

「霸道就霸道，反正——」拇指輕輕摩蹭著她豐厚柔軟的下唇，垂下黑眸，將唇逼近。「你是我的。」管他前面說什麼，最後這句才是重點。

語音方歇，他的唇再次重重壓上她。

而這一幕，落入一雙充滿不認同的眼睛裡。

* * *

* * *

自上次那個吻開始，雖然洛華思依舊不願與莫卓剛太過親近，但這幾個月以來，兩人感情還是有升溫的跡象，尤其是他的體貼，總令她難以抗拒。

這一日，結束家教工作，洛華思剛走到大門，就看到一輛黑亮的賓士房車早已經等在大門口，沒有困惑太久，車窗緩緩降下，答案自行揭曉。

是剛出差回來的莫天霖。

駕駛座上下來一個男人把她請上車子，與莫天霖同坐在後座。

「還記得我們第一次碰面時，我跟妳說過的話吧？」莫天霖劈頭就說，一雙冷眼鄙夷地看著她。

「我要妳安安分分待在我兒子身邊，教他法文就好，別妄想飛上枝頭做鳳凰，他將來的老婆，是對企業有幫助的千金。」

「請您放心，我對您的兒子和飛上枝頭做鳳凰這兩件事，一點興趣也沒有。」

「嗯。」

回想起過去的承諾，洛華思縮了一下。

「既然妳沒有忘記當初的承諾，就別妄想飛上枝頭做鳳凰，我一開始就警告過妳，家世像祐恩那樣的女孩，才有可能進莫家大門。希望妳不是難纏的女人，這張支票妳拿著，然後永永遠遠從我家、我兒子面前消失。」莫天霖拿出一張寫著三百萬的支票，遞到她面前，語氣森冷。「懂了嗎？」

他只想跟她私下把這件事給了了，沒必要為了個女人，跟自家兒子起正面衝突。

她盯著支票看，體內升起詭譎的笑意。

「真有這種事？」她扯唇，笑了一下，神情苦澀。

「嫌不夠？我可以提高價錢，只要能幫兒子清除身邊不該有的障礙，花多少錢都值得。」莫天霖語氣轉為輕蔑，鄙夷的眼神在她身上流轉。「不過妳也別太貪心，當心人財兩失，到頭來，妳什麼都沒有。」對付沒見過世面的小女生，三百萬足矣。

「不用了，我只是個障礙，障礙通常都不用花太多錢。」她拿走支票，看也不看直接丟進文件夾裡，彷彿那不過是一張剛從店員手中接過的發票。

「時間晚了，我讓老王開車送妳回去。」莫天霖細細觀察她的動作。

「不用麻煩，我朋友來接我了。」說完，她打開車門，下車，快步走向來接自己的白蕪碧。

莫天霖看著她坐上一輛破機車，閱人無數的眼睛精光一閃。

有舒適的大車不坐，跑去坐朋友的破機車？

他臉上閃過一絲冷笑。她如果不是真有幾分骨氣，就是蠢！不管哪一種，都很好對付。

* * *

* * *

砰！

「妳說什麼？」莫天霖一掌拍在桌面上，瞪大雙眼，盯著眼前瘦瘦白白小小隻的女人。憑她也膽敢跟他談條件！簡直不知死活。

「你聽到了。」洛華思站在書房，心中的緊張比起第一次站這接受他面試時少了一點，另外還多了股堅持。

上次，她來，是為了求得一份工作；這次，她來，是為了維護尊嚴。

「從沒看過現妳這麼厚臉皮的女人！」莫天霖惡聲惡氣低哼，眼神充滿鄙夷不屑。

這種女人他看多了，無非就是想要更多的錢，打算放長線，釣大魚。想跟他鬥？她還太嫩！

「我也是第一次遇上……」她挺直背脊，佯裝不受鄙夷視線影響，態度淡定。「……拿錢要人離開兒子的父親。」

莫天霖繃著臉。一般人聽他一吼，不是態度軟化，就是嚇得半死，她還能接著把話說完，清楚表達立場，看來下定決心了。

「半年後，妳真的會乖乖離開？」反正不是不離開，他姑且看看，她想玩什麼鬼花樣。況且，他不希望逼得她把這事告訴兒子，他們的關係已經夠糟了，若她能乖乖離去，多給這半年，他還能容忍。

「當然。」她點頭。「半年後，我就不是你們家的家教。」

「妳要我把事情包裝成理所當然的結束家教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我可以用進入企業訓練接班為由，停止家教。」除了多半年時間可以相處，這樣做，對她有什麼好處？

「這個理由滿有說服力的。」她點點頭。

「妳用三百萬延長半年，不會打算玩什麼花招吧？」他企圖弄清她的最終目的。

「我只想正常地結束一份工作。」

莫天霖盯著她看，幾分鐘後，冷笑起來。「洛小姐，妳的想法還真特殊，用三百萬換半年的家教工作，我們這種勞資雙方的關係，說出去有人信嗎？」

「您拿三百萬讓我離開，也很像電視劇劇情。」洛華思站起身，轉身往外走。「雖然想法不夠創新，卻是我第一次遇上這種事，感覺還算新鮮。」

「洛小姐。」他喊住她。

她回頭，一手放在門把上。

「別想高攀我兒子。」

他在警告她？洛華思明確感受到對方的敵意。

「你太看得起自己的錢了，有錢，不代表地位比較高。」有幾個錢就認為自己比別人更優越，才會有什麼高不高攀的說法。

她並不意外聽到這句話，可惜的是，在她的世界裡，最高階的人，是品格最好的善良人，不是總資產最多的有錢人；最嚮往的愛情，是最專注平實的真心相處，不是充滿算計利益的商業考量。

太過複雜的感情，她不要，也要不來。

世界上所有美好的東西，一旦摻入其他雜質，就會變得毫無價值。

洛華思苦笑。這算不算是感情潔癖？

「我聽說過一句話『窮得只剩下錢』，您聽過嗎？」

見對方臉色鐵青瞪著自己，她轉開門把，踏出富麗堂皇卻令人不想多待的書房，關上門將和自己截然不同的價值觀，阻隔在門板之後，她才鬆了口氣。

這樣和人說話的方式，真累。

* * *

* * *

書桌前的窗戶大開，風吹入，一張紙在桌面上動了兩下。

又一陣強風入境，輕盈的紙張不敵風勢，被吹起，飄落地面，紙的背面寫著海明威名句：如果兩個人相愛，注定不會有幸福結局。

「……真的很誇張耶妳！居然會忘記拿睡衣，幸好我在家，不然看妳怎麼辦。」白蕪碧「砰」的打開洛華思的房門，走到床邊，拿起好友忘記拿進浴室的衣物，轉身往外走，左腳拖鞋踩上一異物，發出清脆的聲響。

什麼東東啊？

她站在原地，低頭，看見拖鞋下的紙張，彎腰拿起，快速看了一眼，翻個白眼。海明威真的很煩耶，悲觀主義。

她翻到正面，心臟加速跳動，雙眼不斷瞪大，胃部一陣扭曲。這、這是什麼鬼東西？華思到底想幹麼？！

原本以為華思這陣子常常恍神，是因為快要結束家教工作，沒想到……她居然打算去幹這個！

「有看到嗎？就在床上。」

門外傳來洛華思的聲音，有點回音，顯示她還待在浴室裡。

白蕪碧抖了一下，猛然回神，朝門外回喊。「喔，我看到了。」

她把那張紙胡亂地塞進上衣口袋，捧著衣服走到浴室外，敲兩下門，門板很快就被打開。

洛華思伸手把衣服拿進去，不到一分鐘時間，穿好衣服，走出來時，只見白蕪碧雙手抱胸，站在門旁，正等著她。

「幹麼？」她雙手舉高，拿著毛巾，正在擦頭髮。

「我有事問妳。」

「喔，妳問啊。」

她往客廳的方向移動，白蕪碧跟在身後，最後兩人在客廳沙發坐下。

「家教的工作是不是快結束了？」

「嗯，剩最後一次。」蕪碧怎麼了？臉色超難看。

「以後晚上時間空下來，妳會再找兼差嗎？」白蕪碧小心翼翼地觀察洛華思，果然發現她臉色一僵，匆忙別開視線，假裝專心擦頭髮。

「還沒想這麼多……不過，應該會吧。」

「妳缺錢嗎？」

「誰不缺錢？」

「洛華思，我很認真在跟妳說話。」白蕪碧雙手抱胸，語氣變得沉重。

「我也很認真地回答妳。」洛華思雙腿盤在沙發上，放下濕毛巾。「蕪碧，妳幹麼？陰陽怪氣的。」

「這陣子妳每個禮拜都回南部老家，是不是伯母出了什麼事……」

洛華思沉默，別開視線。

「果然是這樣……」

「沒什麼大事，就是年紀大了，身體出了點毛病。」她再次有一下沒一下擦著頭髮。

「只是出了點毛病，妳就打算去酒店上班？！我們到底是不是姊妹！」白蕪碧再也受不了打啞謎，從口袋裡抓出剛才踩到的那張紙，一手重重壓在矮桌上，直接大喊。「這麼重要的事，妳打算要瞞我到什麼時候！」

看著寫滿工作規定的紙，洛華思怔住，久久說不出話來。肯定是自己看完，忘記收到抽屜裡……

幾分鐘後，白蕪碧先開口。

「需要多少錢？」居然考慮去酒店上班，如果不是緊急需要錢，好友怎麼可能去那種地方！她絕不能親眼看著華思誤入歧途。

「什麼？」洛華思還沒反應過來。

「我們那邊有七十多萬存款，妳可以先拿去一」

「那是你們結婚買房子的錢！」她搖頭，見白蕪碧不為所動，為了強調立場，她再次搖頭。「這件事我自己會處理，妳別管。」

白蕪碧氣得說不出話，深深吸口氣後，硬從臉上擠出笑臉。「婚照結，房子晚點買又不會死，如果妳擔心東澈會反對，我可以跟妳保證，他一定會認同我！」

「蕪碧！」洛華思低喝。

就是知道會是這種結果，她才故意瞞著他們。

「華思，不要想不開，錢妳先拿著用，萬一不夠……」白蕪碧絞盡腦汁，想不出來有誰可以幫到忙。「還是不夠的話……啊！姓莫的那麼有錢！」

「不要說了！」洛華思警告。

「可以先跟他借，那個莫卓剛眼睛眨也不眨就送妳貴鬆鬆的網球球拍，這點錢對他來說，根本就是九牛一」

「蕪碧！」洛華思再次低喝。

白蕪碧愣住，呆呆地看著好友。

「上完最後一次家教，我不會再跟他碰面。」洛華思說出打算，就怕事情會變成這樣，才早早下定這個決心。

「沒必要做得這麼絕吧。」白蕪碧露出一個比哭更難看的微笑。「我以為結束家教工作後，就算沒進一步發展，你們也可以做個朋友。人跟人之間的緣分難得，難道就要為了點事，從此老死不相往來？」在錯誤的時間，遇見對的人，上天一向喜歡如此作弄人。

「過幾天我要搬回南部老家，照顧我媽。」洛華思看著白蕪碧皺緊的眉頭，勉強自己擠出一朵微笑，語氣篤定地宣告—

「這件事，不要再說，我已經決定了。」

帶著五分醉意，莫卓剛慢步走回家，手中提著一個質感超棒的黑色紙袋，裡頭有個黑色絨盒，盒子裡躺著他親自挑選的藍寶石髮飾。

他取消了以往都會舉辦的生日 Party，把那筆預算全數拿去買了這個小玩意兒，只在下午時，蹺課跟籃球隊的戰友一起去唱歌、喝酒、切蛋糕，胡鬧一下午當作慶祝。

晚上，是他與她的時間。

從認識她以來，一直都是，就算是他的生日，也不會有所不同。

比起和那群渾小子廝混，他反而更期待看到洛華思收到禮物時的表情。她會喜歡嗎？

或許，他不要當面送，給她一個小驚喜？這主意不錯！就像藏寶圖一樣，在毫無預期之下，找到禮物。

等一下趁她不注意，把盒子偷偷丟進她包包裡，她回家發現時的驚訝表情，一定很可愛。

想到這點，他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揚。

去年生日，老爸不在，他原本以為會很難熬，後來發現其實還好，有她在，老頭想食言就食言，他不在乎。

今年，老頭又臨時來這一招，這次他連生氣都省了，滿腦子只想著要怎麼和她一起慶祝。

原來……在乎的對象，是可以換的。

「華思，妳確定今晚要跟他提辭職的事？」

聽到洛華思的名字，莫卓剛下意識站定腳步，抬起右手想跟她打招呼，可是……她怎麼一臉心事重重的模樣？

和華思說話的人，騎著車，背對自己，至於她則低垂著頭，他只能看見她的半個側臉，沉靜且帶點淡淡的悲傷。

她遇到什麼麻煩？

「今晚是我最後一次過來這裡，這是約定好的事，我不能言而無信。」

什麼最後一次？莫卓剛眼神一閃，閃身躲在一根柱子後頭，張大耳朵，胸膛急劇起伏著。她到底在說什麼？

「晚上我來接你。」

「會不會太麻煩你？」

「一點也不會，你自己小心。」

機車駛離，他見她孤身走進大門，腳步沉重，背影看起來異常脆弱，沒來得及多想，幾個大步追上她，一掌拍到她肩上。「喂。」

她倉促回頭，被嚇到的人卻是他！

「你怎麼在哭？」他瞪大雙眼，剛才聽到的話在他胸腔裡迅速發酵。不，不可能，她一定是哪裡說錯了，他們課上得好好的，為什麼要結束？

「哪有哭。」聞到他身上淡淡的酒味，洛華思連忙把文件夾跟包包通通用左手拿著，抬起右手，胡亂抹著頰上的眼淚。「是沙子跑到眼睛裡。」

「手帕給你，我幫你拿東西，你擦一下。」他從懷裡拿出一條燙得整齊的灰色手帕，遞給她。

她想拒絕，見狀，他乾脆作勢直接要幫她擦。

他的霸道，根本不容人在他面前說個「不」字，她發現拒絕不了他，只好伸出手拿過他手中的手帕，默默擦起來。

「剛剛我好像聽到你說什麼……最後一次？」他濃眉倒豎，小心刺探著。「什麼東西最後一次？」

他聽到了？！

她心臟縮緊，狠狠愣住幾秒鐘，用手帕擋住自己的臉，腦袋飛快轉起來，趕緊想了一個理由。

「喔，你說那個！我們是在說租屋處樓上的那家人，常會到半夜還把音樂開得很大聲，我跟室友約好昨晚是最後一次忍受他們，從今天起，只要他們超過晚上十二點還把音樂開得很大聲，我們就要一起上去，請他們把音樂關小聲一點。」

莫卓剛點點頭，露出「原來如此」的表情，滿意笑著，直接把她手中的東西拿過，趁她忙著擦拭眼淚的時候，快手快腳地把小禮物丟到她的包包裡，站直身體，假裝什麼事也沒有發生，仰頭看看天空，眼神忍不住飄向網球場。

「看什麼？」她順著他的目光，看見兩人曾經對戰過的網球場，心頭一陣難受。

「哪有在看什麼。」矢口否認到底。他濃眉一揚，低頭，看見她臉上又出現令人心口緊縮的悲傷表情。「你今天怪怪的。」

「哪有。」換她矢口否認，為了轉移注意力，她連忙開口說：「快點上樓，我們該上課了。」

他原想再調侃她幾句，未料，她一說完，雙腳像裝上風火輪似的，跑得比他在籃球場上還快。

莫卓剛幾個大步追上她，與她並肩踏進大樓。

數分鐘之後，兩人坐定在書房裡，桌上攤著數張講義，但他們的心思全不在法文上。

一整晚下來，洛思華課上得有些心不在焉，莫卓剛有所察覺，卻不急著點破，直到一小時後，他耐心用盡，胸口超悶，於是扔下金筆說：「空調是不是壞了？休息五分鐘，我去問問管家。」

「嗯。」她沒多說什麼，點點頭，當作答應。

他走出書房，管家立刻上前詢問，要不要把他準備的紅酒跟蛋糕送進去。

他這才驚覺到，自己還沒跟她提生日的事，接著就叫管家把東西送進去。

當管家把紅酒跟蛋糕送進書房時，洛思華就一頭霧水地瞪大雙眼，腦袋上方飛舞著一大堆問號。

「今天是少爺生日，難得少爺這麼乖，生日沒出去玩通宵，還乖乖待在家裡上法文課，這都是妳的功勞。」管家主動說明，話鋒突然一轉。「那件事，跟少爺提了嗎？」

「那件事……我盡量找機會說，至於你們家少爺願意念法文，」她連忙站起身，搖搖頭，雙手擋在身前，拚命揮動。「是他一心想學好法文，不關我的事。」

「誰說不關妳的事。」莫卓剛甫踏入內，就聽見她急著撇清的話，一掌抓過她搖個不停的手，扯了就走，直接把她拉到沙發坐下，居高臨下地睨著她。「妳確定我是一心想學好法文，而不是一心想討好妳？」

「你不要又胡說八道。」她扭動著手，想要收回，無奈他力氣天生比她大，耳朵又硬，完全不理會她的掙扎。

「少爺，我今晚要去養老院探望母親，大約三小時後回來。」管家眼神複雜地看他們一眼，表情凝重，退出書房。

「知道了，去吧。」莫卓剛彎腰，雙臂橫在她身邊兩側的沙發上，俊顏湊到她面前，嘴角微微一勾。「乖點，坐好！」

望著與自己距離不到一公分的他，又聞到從他身上傳來的淡淡酒味，她忍不住屏住呼吸，心跳飛快加速著。

「我們還要上課。」她困難地吞嚥一口口水，出聲提醒。

「今天是我生日，先慶生，再上課。」他的語氣不容人說不。「法文課天天都可以上，生日一年只有一天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沒有什麼好可是，生日的人最大。」

莫卓剛切了兩塊蛋糕，拿到寶藍色大沙發交給她，自己又走到音響前，放了一張綜合自己所有喜愛歌曲的音樂 CD，走回來，倒了杯紅酒，一口飲盡後，再倒了兩杯，走到她身邊坐下，Speechless 的歌詞立時迴盪在空間裡。

Gone is the grace for expressions of passion

迷戀是對激情優雅的描述

But there are worlds and worlds of ways to explain

但我還有無數的方式細細描述

To tell you how I feel

向你表達我的感受

.....

When I m with you I am lost for words, I don t know what to say
與你相聚時我無法言語，不知該對你說些什麼

My head s spinning like a carousel, so silently I pray
思緒宛如旋轉木馬轉個不停，於是默禱
兩人輕碰酒杯時，他說：「祝我生日快樂。」然後飲入大半杯。

「祝你生日快樂。」洛華思看著手中晶瑩剔透的紅酒，學他剛剛的動作，一飲而盡。

「喂，你平常喝酒吧，這瓶酒雖好入喉，可是酒精濃度超過百分之二十，你這樣喝很容易醉。」他一手拿過她手中的空酒杯，用眼神示意她吃蛋糕。「吃吃看，櫻桃千層派，我記得你好像對櫻桃類的點心情有獨鍾。」

聽見他的話，她心裡更難受了，轉過頭，靜靜看著他自信飛揚的笑容，心口隱隱抽痛。

一個老要人家看他臉色的大少爺，居然知道她喜歡櫻桃類的點心；明明是他生日，卻還準備了這些東西大方跟她分享。

他可不可以不要對她好？這樣她怎麼走得……

Helpless and hopeless, that s how I feel inside
無助與絕望，占據在我體內

Nothing s real, but all is possible if God is on my side
一切如此虛幻，但如果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顧，一切皆有可能

When I m with you I am in the light where I cannot be found
和你一起時，我就像消失在你散發出來的光芒中

It s as though I am standing in the place called Hallowed Ground
我就像站在一塊叫做聖土的地方

Speechless, speechless, that s how you make me feel
無法言語，難以言喻，這就是你給我的感覺

「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。」她蛋糕吃到一半，心情沉重地放下純銀叉子，眉心緊蹙。「沒有準備任何禮物給你……」

今天是他的生日，她不但沒準備禮物，還要跟他宣布今天是兩人最後一次上課……

他聽了，對她莫測高深地笑了一下，迅速俯身，快速在她唇上偷了個小吻，嚇得她當場瞪大雙眼。

「這就是我今年收到最棒的禮物。」莫卓剛看著她，笑得像個孩子似的，開朗又快活。

洛華思不斷偷偷深呼吸，別過頭，躲開他誠摯的笑臉，心煩意亂地又吃了一塊蛋糕。她根本沒辦法告訴他，這是他們最後一次上課。

他看見她垂下目光，眼底又出現悲傷的柔光，粉唇邊沾著一小點嫩滑的甜奶油，他傾過身，大掌探向她的臉，想要替她抹去。

察覺他突然的逼近，她渾身輕顫，身體往沙發裡縮了一下，猛然想起他的手帕還在自己身上小外套口袋裡。

「手帕還你。」她急匆匆拿出手帕，舉到他面前，好隔開越來越貼近的他。

莫卓剛靜靜看了她一會兒，抽出手帕，重新放回她外套口袋，在她困惑的目光下，大掌捧起她的臉。「等妳洗好，再還我。」

她一聽，感覺心口像被什麼東西狠狠撞了一下，有個聲音在體內不斷喊著。已經沒有下次了！過了今晚，他們不會再碰面……

心口揪得好緊，感覺發燙的淚霧迅速漫上雙眼，她飛快垂下眼眸，卻仍舊沒逃過他密切注意的炯炯視線。

她到底是怎麼了？

莫卓剛拿過她手中的蛋糕盤，與自己的一起放到地上，雙掌捧起她的臉，細細打量。

不對勁，非常不對勁！她的眼睛有點紅腫，剛剛她說什麼沙子進了眼睛，絕對是騙人的。

她看起來像已經哭過好幾次。誰欺負她？他要把那傢伙揪出來，狠狠揍他一頓！

「是不是遇到了什麼麻煩？樓上的住戶真讓妳這麼不高興？還是家裡出了什麼事？家裡有什麼人？妳老家在哪？我可以幫妳——」一連串的問題讓他猛然意識到，自己對她幾乎一無所知。

一抹奇怪的不安緊緊抓住他的胸口，再加上剛剛在大門口聽到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話，逼得他不斷問得更加深入。

「妳現在住在哪裡？我甚至連妳手機號碼也沒有，只知道妳念法文，妳……」

洛華思敏感察覺他似乎懷疑了起來，一連串的問題逼得她幾乎快招架不了，不能告訴他這些事，心急之下，她只好第一次主動吻上他。

Though I'm with you I am lost for words and nothing is for real

可遇不可及，美得不真實

Your love is magical, that's how I feel

你的愛是如此的不可思議，這就是給我的感覺

But in your presence I am lost for words

可你一出現，我卻說不出話來

Words like, like, 'I love you'

說不出、說不出，「我愛你」……

她的主動只維持了短短一秒鐘，血氣方剛的莫卓剛，接觸到柔軟得近乎不可思議的雙唇，立即反應過來，化被動為主動，獸似的低吼一聲，重重吻上她的唇。

「唔……」不曉得是酒精作祟，還是離情緊緊包裹住所有理智，她不自覺呻吟出聲。一聲軟軟的呻吟，大大刺激了他的衝動！

「華思，我喜歡妳，甚至比喜歡更多，我想要妳……」他捧著她的臉溫柔地吻著，直到她快不能呼吸，才離開她的唇。

灼熱的舌捲去她唇邊誘人的一小團奶油，沿路點燃猛烈的慾火，順著她的身體蜿蜒而下，耳垂、敏感的脖子、鎖骨……

她輕輕閉上雙眼，只覺得全身血液像在沸騰，連腦子也是，呼吸好快，心也撲通撲通跳個不停。

如果是他、如果他愛她……

「……不要拒絕我，我愛妳。」他一掌掀開她的上衣，將她推倒在沙發上，拉高純白色的內衣，低頭，張口銜住眼前含苞待放的花蕾。

「唔！」她深深倒抽一口氣，覺得全身都融化了，腳趾蜷縮了起來，一股奇異的渴求在體內吶喊著。

「妳也想要，我能感覺得到……我知道……妳也對我有相同的感情！」他語氣篤定，炯亮的雙眼燃著兩簇慾火。

洛華思完全無法反駁，理智正在發出警告，她應該將他推開，但感情的線綑綁住所有理智，在感情的深淵裡，她慢慢沉淪……接著，感覺雙腿被他溫柔撐開，她輕輕閉上雙眼—

這是自己送給他第一個、也是最後一個生日禮物。

Crescent